

感悟生命

声音里的哲学

20多年前,我第一次在七曲山听文昌洞经音乐,感觉到有一种明亮的忧伤,清醒而苦闷。据史料介绍,文昌洞经音乐起源于南宋乾道年间,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。它以道教音乐为基础,同时融入了大量的佛教、儒教音乐的元素。

唯有忍着心去倾听这来自远古的声音,听着听着,就会有一会儿如雷鸣虎啸,一会儿如雪崩龙吟;一会儿引吭高歌,一会儿低音抽泣的感觉。有时我在想,这远古的东西,神奇就神奇在它有着无形而尖锐的力量,深不可测。

我记不清楚自己听了多少次洞经音乐,而每次听完,还真的觉得它保持着特别的原味原汁,领略到古代的声音、古代的音色和古代的风度。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吧。

和洞经音乐传人交往,方才知他(她)们的“三老”是咋回事。“三老”就是老年人、老曲谱和老乐器,以吹奏、拉弦、弹拨和打击四大类民乐器为主合奏。演奏前必须做到“三礼”:一净手,二上香和三礼拜,然后才能演奏。演奏前,演奏中和演奏结束后,均不得嘻哈打笑,交头接耳,始终保持庄严、肃穆、虔诚。

这些洞经音乐人并不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,也并非都是梓潼本土洞经音乐的传承人。

1948年5月出生的仇兴嘉是梓潼本地人,他1964年读初中时开始接触音乐,最初是学吹竹笛,读高中时又改学二胡,得益于驻守梓潼的部队宣传干部乔通和的言传身教,仇兴嘉的演奏技艺提高很快。后来他参加了“红卫兵文艺宣传队”,

到梓潼各地巡回演出。仇兴嘉主要擅长拉弦乐(京胡、二胡、板胡),兼学扬琴、中阮和打击乐。1998年梓潼民间恢复洞经乐团,仇兴嘉才加入,成为踏入神奇的洞经音乐之门的土生土长的音乐人。

现任七曲山洞经音乐团团长的郭荣今年59岁,原籍山西,出生于阿坝州金川县,他在父亲的熏陶下爱上了音乐。7岁时就能用口琴吹语歌、主席诗词之类,12岁就能吹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等样板戏调子。没有专业人士的指点,只在广播里听、学,只要听上两三遍就会吹了。后来他父亲的工作变动,全家迁到梓潼。不管在哪里,也无论做什么职业,他都是一个音乐人。2005年4月,郭荣经人介绍加入洞经乐团,一千就是13个年头。

我知道,文昌文化的音乐表现形式是文昌洞经音乐,文昌洞经音乐即文昌洞经古乐。英国音乐博士李海伦(Helen Lee)对文昌洞经音乐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,她花了许多时间搜集了大批宝贵的文昌洞经音乐资料,并据此写出了高水平的博士论文。她说:“洞经音乐是中国的无价之宝,是打开中国传统音乐宝库的金钥匙。它的确很美,不仅属于中国,而且属于世界。”

据史料考证,《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》简称《文昌大洞仙经》,是道教《大洞真经》传本之一,出自西蜀,原经五卷,以济生度死、消灭延寿为宗旨,强调设斋诵经,以行善积德为修行之要,劝人安守本分,实为宋元时期道教劝善说教书之一。那么文昌洞经音乐源于弹演《文昌

大洞仙经》,是以崇祀文昌梓潼帝君为主的音乐。经文弹演时,往往都是采用说唱相间、散韵结合、叙述与赞颂交织的形式,主要以梓潼七曲山的庙事活动为背景,以劝善戒恶、济生度死、消灾驱邪、延年益寿为宗旨,强调忠、孝、仁、慈,积善积德。

洞经音乐使用的主要乐器是笛子、唢呐、二胡、板胡、碰铃、檀板、小锣、小鼓、洞箫、引磬、苏钹等40余种,在演奏之前,演奏人员要沐浴、更新衣,净脸净手,焚香、念咒和叩首。使用乐器按一定的位置摆放好,不能有错乱,以示洞经音乐演奏的庄重和洁净。

其实,这也可以说算是洞经音乐神奇的境界。

在梓潼,洞经音乐“乐棚”即现在的洞经乐团,30余人左右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洞经音乐这一民间瑰宝也变得丰富起来。如演奏的曲目既有《赞文昌》《上香曲》《普安咒》《正行香》《接送曲》《登天梯》《南清宫》《文昌出巡》《桂香颂》《洞经》《七曲》《敬亚子》等宗教仪式音乐,也有《天女散花》《梅花三弄》《步步娇》《水龙吟》《水落音》《山坡羊》《武陵花》《浪淘沙》《柳叶青》等抒情壮怀的曲调,甚至还有《柳青娘》《哭长城》《染红尘》《醉太平》《苏武牧羊》《汉东山》《将军令》等故事性极强的曲目,早就留在游客和专家的记忆里了。

演奏洞经音乐时,经腔与曲牌配合,“谈”、“诵”用于韵文(诗章、赞颂、偈语)等,以音乐配合歌唱,这类曲调叫“经腔”即“经曲”,是洞经音乐中的声乐。谈诵韵文时,唱、奏结合,声、乐结合,使玄妙的经义优美悦耳、激动人心。“讲”即是说

白,也注重腔调和节奏,但无乐曲。“读”指照念玄文、诰表之类,用音伴奏,但只是配音朗读而不歌唱,意在增强韵味,加深感受。器乐用得更多、作用是更为突出的还是在宣谕过程中的各种仪式,包括“开坛”、“收经”,皆有相应乐曲演奏,意在渲染气氛,烘托场景。伴读音乐和仪式音乐构成了与作为“经腔”的声音相应的器乐曲,是洞经音乐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阳春三月,在与洞经音乐人仇兴嘉、郭荣交谈时,我才晓得大乐曲牌、细乐曲牌和锣鼓曲牌这三种曲牌是洞经音乐不可缺少的核心。只要在现场,就可以耳目一新。大乐曲牌由吹打乐器演奏,以唢呐为主奏乐器,配以笛子、芦笙等管乐或鼓锣、芒锣等多种打击乐,音乐高亢洪亮,激越奔放,令人惊醒、振奋。细乐曲牌由丝竹乐器演奏,以笛子为主奏乐器,用芦笙、洞箫、胡琴、弦、琵琶、古筝、扬琴等伴奏,并配以水鱼、板鼓等轻型打击乐,突出节奏感,旋律清丽婉转,优雅缠绵,使人陶醉入迷。锣鼓曲牌用多种打击乐器演奏,音乐刚健、粗犷、热烈,听了叫人心潮澎湃。

好的音乐对于人们,就是最好的良药。说真的,在谈论梓潼文昌洞经音乐时,我并不在乎它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我只想,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神奇。而在这种神性的音乐深处,有着深刻的哲思。

准确的说,文昌洞经音乐不仅有宗教,还有哲学!

(作者系著名先锋诗人、中作协会员、沙汀文学院常务副院长)

风景行吟

六一一堂歌

我在这里伫立了千年。
千百以来,虽然几经战火几经搬迁,我始终站在绵州这块土地上不离不弃。不为别的,只为中华文化长卷中你那闪亮的名字——欧阳修。不为别的,只为绵州人赐给我的响亮名字——六一堂。

悠悠的涪江绵绵不绝,仿佛仍在吟唱着绵州人那支永恒的歌。南湖的风轻柔曼妙地吹,仿佛在不知疲倦地讲述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于绵州儿女的故事。而我,依旧不舍地在这里回眸千年、念你万遍。因为,我的名字“六一堂”是你雅号的引托,我承载着后人对你永远的纪念。

公元1007年8月6日,西蜀名绅绵州城,一个幼小的生命诞生了。从此,一位影响了中华文化进程的人从这里走出,这个人就是你——欧阳修。

欧阳修,字永叔,号六一居士,1007年8月6日出生于绵州(今绵阳市涪城区),北宋杰出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政治家。世称“一代文宗”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“唐宋八大家”。

“某不幸,少孤,先人为绵州军事推官时,某始生”这是你在《七贤画序》里记下的在绵州的这段经历。字里行间对童年的回忆,对父母的追忆,对故乡绵州的怀念溢于言表。至今在绵阳民间,在你生活和任职过的地方,“欧母划荻”和“欧阳修苦读”的故事家喻户晓,代代相传。

自古以来,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人杰地灵,人文荟萃。有多少耀眼的名字从这里升起又闪耀在中华民族文化灿烂的星河。如果说父母的家风家德启蒙了你善良端正的品行,那么《七贤画序》里先贤们的遗风更影响了你的一生。

你的一生孜孜不倦。你组织编撰了《新唐书》,撰写了《五代史》《集古录》等鸿篇巨著,为中国史学和金石学作出了巨大

的贡献。
你的一生唯才是举。你培养了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文坛巨匠,举荐了张载、程颢、包拯、司马光等备受后世敬仰的名宦大儒。千古伯乐只一人,只留得后生们几多赞美又几多感叹。

你的一生文采飞扬。你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,开创了一代文风,将中华文化继盛唐之后推向了又一个盛极之巔。千百年过去了,人们还惊叹于你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群星灿烂,还乐道于《醉翁亭记》的豁达乐观,还感叹于《秋声赋》的警世苍凉。而你在《蝶恋花》中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那段文字,又勾起了多少人的情愫,触动了多少人的文思与遐想。

你的一生政绩卓著。在北宋王朝波云诡谲的时代,你主张变革,倡导廉政,加强史治,你的功绩永载史册。后因史治新政变革被贬,但你与民同乐发展生产的旷达情怀无不彰显着政治家的风范。

“循声父传子,贡举著文章”。千百年过去了,人们任在诵读你的华章,赞美你的功绩。而你对于今天的绵阳人来说,又总是多了一份自豪与怀念。你出身在天府之国绵州,你一生高风亮节,才华横溢,达观天下,怎不叫后人把你敬仰!我将在今天美丽富饶的绵阳这片土地上,再伫立千年万年,把你的精神传承,把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世代传扬!

欧阳修于宋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(公元1072年9月8日)卒于颍州,享年66岁。不久,绵州人建“六一堂”纪念他,“六一堂”在其后数百年间因动乱屡屡废建。现绵州“六一堂”位于南湖之畔,为纪念欧阳修的标志性建筑。

(此文已拍摄为电视散文,并在多家电视台、卫视和网络播出)

凡人凡事

父亲和盖碗茶

1977年6月,年满60岁的父亲办完退休手续,本该从此安享晚年,却在白马藏族密林中突发脑溢血去世。不经意间,父亲去世已40年了。每年父亲节来临之际,我就特别想念父亲。

父亲出生在三台县安居镇,他十几岁就给地主当长工,三台县解放时,他已30多岁了。1951年,他与曾经在地主家当童养媳的继母结婚,母亲当时才18岁。我于1952年出生,1955年又添了妹妹。由于当地人多地少,普通百姓一天只能吃两顿菜稀饭。1958年夏天,发生严重旱灾,村里已有人饿死,为了让一家人活下去,当年8月,父母带上我和妹妹辗转来到大山深处平武县城龙安镇谋生。父亲为了养活一家人,到处打零工,什么活儿都干过。1961年,平武县伐木厂招工,父亲报名参加,从父亲有了稳定工作,但得到遥远的白马林区从事繁重的伐木工作。

那时,我农业建设急需大量木材,伐木厂生产任务很重,因此,父亲平时很少回家,只有每年休探亲假时才能回到县城,好好休息十来天。他每年休假的日子,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他不仅带我沿着古城墙登上北山观赏山下古镇的美景,而且还带我游览酷似北京故宫的报恩寺,而衙门口的李家茶馆,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,每天一放学,我就到李家茶馆找父亲。

父亲有喝早茶的习惯,称之为“吃树叶子稀饭”。每天早上天刚亮,他就到李家茶馆喝茶。据说,李家茶馆明朝清朝就有,县城里一些达官贵人常来此品茶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龙安镇最繁华的商业区只有武侯口至衙门口李家茶馆这段街道,店铺林立,非常热闹,不仅离县党政机关很近,新华书店也在旁边。当时的李家茶馆是个四合院,中间有个天井,楼上是客房,楼下是茶馆。除了南来北往

住宿的旅客外,每天到此喝茶的、摆龙门阵的、听评书的、说媒谈生意的、算命的,络绎不绝,客人相互的招呼声,跑堂的吆喝声,各种小贩的叫卖声,使李家茶馆从早到晚人声鼎沸,这与父亲长年累月工作、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一比,真是天壤之别。热闹的氛围里,父亲不仅能悠闲自在地品茶听评书,而且还能见到多年前的患难朋友、熟人和伐木厂的工友。那个年代茶馆里一碗碗茶3分钱,花茶是5分钱。只要见到朋友或熟人进茶馆,父亲立马就会起身,热情地打招呼,吩咐跑堂的沏茶。父亲为了打发茶,相互之间一阵寒暄之后,桌上的盖碗茶已沏好。于是父亲便与他们边喝茶边闲谈或听评书。

那时我正在读小学,中午一放学赶紧背起书包跑到茶馆,先是急急忙忙喝几口“加班茶”(当地土话,即午后被人喝过的凉茶)解渴,然后靠在父亲膝盖上听评书。父亲怕我饿肚皮,掏出五角钱叫我上街去买吃食,于是我拿着钱到对面“史饼子”小食店,买个热乎乎的空心椒盐烧饼,一转身又花钱在小摊上将烧饼里装上卤肉或蕨根面,很快回到父亲身边。这一来回,一碗香喷喷的茉莉花茶已沏好。那茶碗一般是青花瓷的,上面有古朴典雅的古人垂钓图,很好看。每到这个时候,我总是在父亲慈爱的目光下,一边惬意地吃着烧饼,一边美滋滋地喝茶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热乎乎的烧饼里裹着蕨根麻辣凉面或卤肉拿在手,咬几口,接着喝上一口香气四溢的盖碗茶,那滋味儿实在太美了……

后来我小学毕业,上山下乡,然后当兵,1975年复员分配工作,从此我与父亲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。一晃,他离开我已40年了。每当想起与他在老茶馆里度过的童年时光,总是感到无限的温馨和伤感。

虎牙磨子坪

□何美然(平武)

云霓眷恋苍茫的雪峰
夜色裹不住妖艳的杜鹃
天幕升起一轮红月亮
相约今夜的磨子坪

两棵杜鹃 静默守望沧桑
树梢挂满痴情
挂满了红月亮,而你
在月亮之上

红颜在天幕
月华中一把古琴
群星按下琴键
嘹亮天宇一帘幽梦



磨子坪雪山映杜鹃

(何美然摄)

品味生活

父亲的短信

因幼时患耳痛导致听力受损,我不能像正常人那般聆听世界,只能通过看别人嘴唇,辨识对方说话的内容,因此我无法接打电话,与人用手机交流只能通过短信、微信、QQ联系。

那年大地震后,失去家圆的我孤身一人到异乡打工,务工的单位给我们统一安排住处,可每月工资才600多元,微薄得连自己起码的生存都难以维持,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穿行于繁华的异乡小镇,一路的高楼大厦,灯红酒绿,映照着我的无奈和愁苦。离家两个多月,父亲常常发来短信,安慰、劝导,陪伴我熬过最艰难最灰暗最压抑的日子。

“珍惜工作机会,希望你能够在平凡的生活收获不平凡的幸福!”“人这一生有走不完的路,也有过不了的河,就像一杯咖啡里没放糖,喝起来总是苦涩

亲情亲恩

黄荆条子

我是在父亲的黄荆条子中长大的。拌烂碗、打破水瓶要挨打,识不好谱、写不好字要挨打,当然考试考差了必遭黄荆条子伺候。

期末考试前的星期天,父亲忘了我星期一考试,带我和他去钓鱼,因为没复习,成绩降了一截,父亲不由分说又是一顿揍。这还没完,期末老师写总结,说我上课爱讲话,这让父亲再次找到了我没考好的理由,先黄荆条子抽一顿,再在小凳子上跪半小时,每次都是母亲看不下去了才教我于苦海。父亲喜欢养鸽子,有一次我恶作剧地吃了他两枚鸽蛋,气得父亲使用黄荆条子还不解气,还拿出缝衣针,扬言把我贪吃的嘴缝上。

父亲爱好广泛,吹拉弹唱、篮球作文都很棒,是大家眼里公认的能人。不过在那个年代,他所有的情趣爱好都没机会展示,工作和心理压力也很大,唯一能让他发泄的,就是手上的那根黄荆条子。

我和小几岁的弟弟在父亲的黄荆条子中慢慢长大,也许是心里留有阴影,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总是舍不得施以拳打,孩子有过失或考试成绩差了,绝不会单纯以黄荆条子去解决。但实事求是地说,因为没挨揍,我们的孩子比起当年的我

多了几分顽劣,少了几分谦恭。

那天,满脸沧桑的父亲突然主动提起小时候喜欢动手打人的原因。父亲说我的婆婆爷爷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他们没有文化,却教育出了多才多艺的父亲,父亲从小就懂得生活来之不易,唯恐我们兄弟不学好,所以稍有差池就急得动粗。面对日渐老去的父亲,我相信他说的全是肺腑之言,黄荆条子也是满满的爱啊,是那个年代家长表达关爱的另类方式。现在想起那种疼痛感,却有一丝苦涩的温馨和伤感的甜蜜。

白发

□何金芬(游仙)

父亲的每一根白发
都潜藏着岁月的沉疴
溯流而上
我能清晰听到他沉重的脚步
及微风深处锥心的叹息

记忆中,父亲辗转在凋敝的校园
用清贫与坚韧为孩子们开辟远方
闲暇时间,他奔波在贫瘠的田畴
用单薄的身躯耕耘

日子在明明灭灭中前行
多少无常蹲在必经的路口
潜伏成父亲接踵而至的愁肠
他的双鬓开始染白
逐渐头顶,细密铺排,层层浸染

如今,父亲离世十载
白发早已化为尘埃
回忆只能在脑海中释放
父亲,您能看得见我满眶的泪水
此时,正嚼着您一生的沧桑

父亲

□上邪花妖(绵阳)

他爱在江边散步,牵着我捡回来的狗
那狗很听话,从不对他狂吠。
他会在栈道的长椅上,看夕阳落尽
偶尔扔出石块,小狗会挣脱
又从老远的地方,将石块捡回来。

我承认,在他们每日重复做这件事情时
我是江畔渔客,冷漠地守着鱼钩
不断从水中拉出空无
连最后一下抛竿,都没有勾住佝偻的背影。